

# 格林童话的诞生

张素玫

**摘要：**格林童话诞生于德国浪漫主义时期整理研究民间文学的潮流之中，格林兄弟在海德堡派的直接影响下走上了民间童话的研究之路。作为德国民间童话集，格林童话有书面材料和口传故事两大来源，经历了长期繁杂的搜集过程。格林兄弟对收集来的童话材料进行了点石成金般的整理加工，使格林童话不仅保存了民间童话的本真性，并以优美的形式流传下来，而且还奠定了现代童话研究学科的基础。

**关键词：**格林童话；民间文学；诞生；童话研究

**作者简介：**张素玫，女，副教授，文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I516.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2)06-0076-07

格林童话原名《儿童与家庭童话集》（Kinder- und Hausmärchen），它并非作家创作的童话，而是对德国民间童话的整编之作，其搜集编著者为德国的格林兄弟，所以有格林童话之名。格林童话自19世纪初诞生起，以其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世界各地读者，其中的经典篇目，如《小红帽》、《白雪公主》、《灰姑娘》、《青蛙王子》等故事，真正是家喻户晓。魅力无穷的格林童话是如何诞生的呢？对这个问题的考察，不仅有格林兄弟所做的大量搜集整编的艰辛工作，还包括催生了格林童话的德国社会时代氛围、民族渊源和文学传统。

## 一、格林兄弟与德国民间文学的整理研究

雅科布·格林（Jakob Grimm，1785—1863）和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1786—1859）是德国两位博学多识的学者——民间文学研究者、语言学家、民俗学家、日耳曼学奠基人，他们的学术成就跨越多个领域——除2卷《儿童与家庭童话集》（1812—1815）外，还有2卷《德国传说集》（1816—1818）、4卷《德语语法》（1819—1837）、《德国英雄传说》（1829）、《德国神话》（1835）、3卷《德语大词典》（1854—1862）等。而他们最卓越的成就，是作为民间童话的收集整理者，以几十年时间（1812—1857）完成的“格林童话”。

格林兄弟出生于德国黑森州美因河畔的小城哈瑙（Hanau）。他们经历相近、爱好相似，一生不离不弃地共同生活与工作。兄弟俩都曾在马尔堡大学学习法律，同任职于卡塞尔（Kassel）图书馆，先后担任哥廷根大学教授，1841年同任皇家科学院院士，并在柏林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虽然兄弟俩个性、特长及研究方法都不尽相同，如雅科布长于科学分析而威廉多诗人秉赋，但两人对研究工作的共同热爱、对德国民间文化的热情，使他们长期以来都互相帮助、携手工作，常常因为合作密切以致分不出哪一部分工作是谁做的，就直接署名“格林兄弟”（Brothers Grimm）出版著作，由此越来越多的读者认知了“格林兄弟”这个名字。

格林兄弟生活和创作的命运同德国文学的浪漫主义时期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由法国大革命（1789—1794）催生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在18—19世纪之交席卷全欧，最先在德国这片混乱、落后的土地上开花结果。

彼时的德国，可谓欧洲最灾难深重的民族国家。自“三十年战争”（1618—1648）后，沦为主要战场的德国，其政治经济都分崩离析，虽然名义上还顶着“神圣罗马帝国”的名号，实质却分裂成由360多个大大小小的公国和自由城市组成的“布头封建帝国”，一个结构松散的混合体，社会发展严重迟缓。1806年，横扫欧洲的拿破仑战争彻底瓦解了神圣罗马帝国，在法国的征服和统治下，德国民众的民族意识被唤醒，要求德意志民族统一强大的渴望空前高涨。在这种状况下，大批知识分子投入到民族解放运动之中。但此时支离破碎的德国社会，诸多林立的公国之间存在的包括语言、文化等在内的

差异成为民族统一的障碍，为了消除这一文化上的阻碍，德国知识界开始宣扬文化民族主义，希望借助古老的日耳曼民族文化来促成民族统一，“德国假如不是通过一种光辉的民族文化平均地流灌到全国各地，它如何能伟大呢？”<sup>[1]</sup>歌德的卓远之见成为了德国知识界的共识，这一时期的德国浪漫派在秉承浪漫主义文化精神的同时，亦将眼光转向民间文化传统领域，整理研究德国民间文学并使之发扬光大。

德国浪漫主义滥觞于18世纪70—80年代的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这场运动的参与者痛感德国的分裂与落后状态，他们以振兴民族文学、唤醒民族意识、重构日耳曼精神为任，认为只有民族文学才能真正体现德意志民族精神，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返归自然”的思想又给予他们进一步启示。这些狂飙突进者于是纷纷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蕴藏丰厚的德国民歌民谣、民族史诗、民间传说与童话，从中去寻找创作的素材。

狂飙突进运动的领袖人物赫尔德尔（1744—1803），堪称整理研究德国民间文学的先驱。他广泛采集民间诗歌，先后发表了《论莪相和古代民族诗歌的通讯选》（1773）、《诗歌艺术对古代和现代民族中的习俗的作用》（1781）等研究文章，他搜集出版的民歌集《诗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1778年出版，1807年再版）虽然只包括20首民歌，却开德国民歌收集之先河，这本集子在德国民间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赫尔德尔高度评价民歌的作用，他认为民歌是记录民族生活的历史文献，是民族精神的母语和民族审美文化的宝藏。他对民歌概念及其价值的重新诠释以及对民歌的整理研究，提高了民歌在文学中的地位，为德国民间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赫尔德尔的成就不仅给后期浪漫派以很大影响，也深刻影响了歌德等同时代人的创作。正是经由赫尔德尔的教诲，德国最伟大的诗人、剧作家歌德（1749—1832）看到了民歌这一诗歌领域的新世界，他着手搜集民歌，从中汲取创作素材和艺术营养，并利用民歌体创造出一种新的抒情诗体，一度使自己的诗歌创作发生根本改变，他享有盛名的组诗《赛森海姆之歌》便是他民歌风的动人之作。

赫尔德尔等人对民间文学的重视和发掘，并非仅仅由于时代责任和兴趣所在。对于德国文学来说，虽然因为政治经济原因使其文学发展远落后于英、法等国，但德国民间文学的传统却异常深厚。自中世纪以来，日耳曼民族的远古神话、民族史诗、民歌谣曲、童话传说等渊源流传，不断累积成一个巨大的民间文学宝藏，成为后世取之不尽的素材宝库。如中世纪以来即在德国民间广为流传的浮士德博士的传说，一再成为德国以及欧洲他国艺术家们取材来源，也成就了歌德的经典巨著《浮士德》。

从中不难看出赫尔德尔极力倡导文化民族主义的缘由。辉煌的民族文化传统对唤醒民族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无疑是一剂强心针。紧随其后的德国浪漫派积极响应赫尔德尔的召唤，怀着深厚的民族感情，投身于民间文学的整理研究，“他们从发现民间文化力量入手，主张从民间文艺中探寻德意志民族文化的渊源和根，重构德意志民族文化和日耳曼民族精神。”<sup>[2]</sup>

以阿尔尼姆（1781—1831）和布伦塔诺（1778—1842）为领军人物的德国后期浪漫派，即海德堡派，在秉承传统、复兴民间文学方面卓有建树。赫尔德尔编著出版民歌集《诗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后，曾希望能看到一部大型古代德国民族歌谣集出版，阿尔尼姆和布伦塔诺实现了这一在他生前未能完成的愿望。1806年他们共同编著出版了德国民间抒情诗歌集《男童的神奇号角》第1卷，其中包括210首德国民歌，1808年又以同样的篇幅增出了两卷。3卷民歌集收录了德国近300年来的民歌，对德国文化尤其是抒情诗的发展做出了不朽功绩，“这部民歌集不但在文化史上具有极大的意义，而且在德国抒情诗和文学创作的发展上，也普遍地引起了轰动。它扬起了那种天然的音调，多少年来为浪漫派和后期浪漫派的抒情诗添加了新鲜的气息和响亮的和声。”<sup>[3]</sup>勃兰兑斯称19世纪的德国抒情诗之所以胜过法国抒情诗，要归功于《男童的神奇号角》的影响，使其摆脱了一切绮语浮词和陈腐之气，充满一种天然无饰之美。

就这样，德国浪漫主义在整理研究德国民间文学中取得的卓越成就，有力推动了德意志民族文学的发展，提升了德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格林兄弟享誉世界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就诞生在这样的时代氛围和社会环境之中。

出身于律师家庭的格林兄弟，入大学深造时也以法律作为了自己的专业选择。兄弟俩之所以会走上研究民族文化/民族知识分子的道路，要归功于他们在马尔堡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年轻的法学教授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1779—1861）。萨维尼渊博的学识和科学严谨的治学方法使兄弟俩受益终身，在他的指引下，格林兄弟将学术研究的兴趣和目光转向了古老的日耳曼文化，并得以与德国浪漫派结缘。

萨维尼的妻子是海德堡浪漫派主将布伦塔诺的妹妹,经由她的介绍,格林兄弟结识了布伦塔诺和他的另一位妹妹,才华横溢的贝蒂娜·布伦塔诺(1785—1859),贝蒂娜嫁给了海德堡浪漫派另一主将阿尔尼姆,这样,格林兄弟与海德堡浪漫派建立起了长期亲密而友好的关系。在布伦塔诺和阿尔尼姆的影响下,格林兄弟开始了对德国民间文学的研究。

《男童的神奇号角》第1卷于1806年出版之后,布伦塔诺邀请格林兄弟参与编写第2卷和第3卷,在帮助布伦塔诺和阿尔尼姆采集民歌当中,格林兄弟“由此了解到了古代文学和民间文学的搜集、出版的实践过程”。<sup>[4]</sup>布伦塔诺和阿尔尼姆在收集出版民歌集的同时,也在关注民间童话和传说。第1卷出版后不久,阿尔尼姆就向社会人士倡导,在收集民歌的同时“不要忘记口头传说和童话”,并与布伦塔诺一起开始向社会征集民间童话和传说,用在今后出版的《号角》续篇或是民间童话集上。他们的行动深深影响了格林兄弟,在协助二人采集民歌、编著《号角》的同时,兄弟俩着手开始为期6年的民间童话收集工作,格林童话的诞生就此拉开序幕。

可以说,格林童话的诞生与德国浪漫主义密不可分,正由于与海德堡浪漫派的密切关系,催生了日后闻名遐迩的格林童话。虽然整理出版民间童话已有前者,“但是只有浪漫主义者,尤其是布伦塔诺和阿尔尼姆,才为格林兄弟的童话搜集工作铺平了道路。”<sup>[5]</sup>

致力于掘取民间文学宝藏的格林兄弟,除搜集整理民间童话外,还从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中采集出版了一系列民间文学著作:中世纪前期民族史诗《尼伯龙根之歌》(1812)和《维索勃隆的祈祷》(1812)、古日耳曼小说《可怜的亨利希》(1815)、《德国传说集》(1816—1818)、《德国英雄传说》(1829)、动物叙事诗《雄狐列因哈尔特》(1834)、《德国神话》(1835)等,他们还创办了《古代德国森林》杂志(1813创刊号,1815、1816出版了后两期),“以便研究古老的德国诗歌及其文献,以及过去几个世纪的语言和风俗习惯。”<sup>[6]</sup>

身为学者的格林兄弟,将保卫德国文化遗产作为了自己毕生奋斗的事业。连年的战争以及民族的忧患,使他们深深感到在这个混乱年代保存民族古老文化的迫切性。他们钻研、搜集德国民间歌谣、神话和传说,发表那些久已被忘却的古老手稿,编纂大型的德文语源字典,孜孜不倦地从事着德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守护传承工作,并持续一生。

就这样,本着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传承德国民间文化的民族责任,格林兄弟踏上了对德国民间童话漫长而又艰辛的收集之路。

## 二、格林童话的收集与初版

俗称为格林童话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sup>①</sup>在1812年第1卷出版之前,经历了长达6年的收集工作。而从1812年初版至1857年终版,其间更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修订再版,以及数个不同版本。就格林童话的诞生而言,这里仅关注《童话集》1812年初版第1卷及1815年初版第2卷的收集与出版过程。

在人们印象中,格林童话作为德国民间童话集,自然是格林兄弟奔走于德国的乡村山野,从那些质朴的农民口中采集而来。事实却并非如此。

所谓民间童话,即区别于作家创作童话(艺术童话)的童话,它们一般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于民间,往往来源于久远的年代,历经几代人的流传。这些存在于人们口耳之间的故事,融聚着民间创作的智慧,且流动易逝,犹如散落在民间的奇异珍珠,分外珍贵。不过自从15世纪德国古登堡印刷术发明后,民间童话口传传统被打破,有一部分民间童话得到采集记录、印刷出版,以书面文字的形式保存流传。但在民俗学家看来,只有那些来源于下层民众的口头叙述,经过田野工作采集而来的童话才能称之为民间童话。由此观之,格林童话作为德国民间童话集,其来源并不符合民俗学的观点。

格林童话不都是对口传故事的采录,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篇幅是来自书面材料。格林童话也不是原汁原味的纯粹的德国民间童话,而是受到法国等欧洲其他国家民间童话的影响,甚至有些童话源于他国。那些口传故事的叙述者,也并非以没有受过教育的乡野村民为主,而是大部分来自出身良好的中产阶级家庭。

① 以下简称《童话集》。

格林兄弟在搜集民间童话时，布伦塔诺关于“文献是民间童话的来源之一”的主张启发了他们，所以除采集口传故事外，他们还从书面材料中搜集、摘录各种童话故事。早年在图书馆的工作经历使格林兄弟有机会大量接触各种民间童话和故事书籍，加之他们精通多种语言，可以直接阅读各种童话故事，便于他们积累丰富的书面材料。在格林童话的各种书面来源中，有德国各种民间书、中世纪文学原稿和各种方言文学，既有古书也有同时代的作品，还有国外流传的各种童话故事集。对于书面材料，他们或是摘录童话素材，进行修改润色，或是搜集来故事异文，进行合并重组。

例如《莴苣姑娘》<sup>①</sup>这篇童话就是格林兄弟从法国女作家弗丝（1646—1724）的一篇小说中选取素材，修改成为具有民间口传童话风格的故事，收入初版格林童话中。《狼和七只小山羊》、《麦秆、煤块和豆子》、《勇敢的小裁缝》、《白雪与红玫》等童话则是格林兄弟搜集来多个故事异文后合并而成的。《耗子，小鸟和香肠》这篇出自德国浪漫主义大师布伦塔诺之手的童话也被收入到初版《童话集》里，且成为格林兄弟从书本上摘录、修改童话的范本。

格林兄弟从书面材料中整理民间故事的方法，因为有悖于民俗学的学术研究观，因而一直受到不少现代民俗学者的批评。不过格林兄弟认为，他们从书面材料中摘录整理的民间童话，最早也是从民间口头搜集而来，保证了民间故事的本真性。他们以这种方式收集的民间童话约占格林童话全部篇幅的百分之四十。<sup>7</sup>据资料统计，1812年初版《童话集》第1卷收录的86篇童话里，其中有12篇是格林兄弟从书面材料中整理出来的，1857年终版收录的210篇故事里（其中10篇为宗教传说），其中有49篇也来源于书面材料。<sup>[2]</sup>

虽然书面材料成为格林兄弟收集童话故事来源，但格林兄弟还是将更多精力放在了口传童话的采集上——“点点滴滴地去搜集所有存在于民间的、交相传诵的材料。”<sup>[6]〔36〕</sup>他们深知，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这些口头流传的童话故事是多么容易佚失，在它们可能永远消逝之前，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将它们搜集记录下来，是他们身为民间文学研究者的紧迫而又必要的任务。

格林兄弟收集口传童话的区域主要在他们的故乡黑森地区，美因河和金翠溪河附近以及哈瑙、卡塞尔一带，收集的对象是他们周围的亲戚、朋友和熟人等。

维尔德是卡塞尔一家药房的主人，他也是格林兄弟在卡塞尔的邻居，两家人来往密切，后来维尔德家的其中一个女儿杜蒂琴·维尔德（1795—1867）还成为了威廉·格林的妻子。维尔德夫人和她的四个女儿们都知道很多童话。维尔德夫人卡特林娜·维尔德（Catharina Wild 1752—1813）“很会讲童话，童话短而又优美。她坐在威廉的对面，给他讲虱子和跳蚤的故事。”<sup>[6]〔36〕</sup>四个女儿也为格林兄弟讲过不少故事，尤其是杜蒂琴·维尔德讲得最多，她“在花园里或温室里同自己未来的丈夫威廉·格林见面的时候，就给他讲她在家所听到的童话。这就是《会开饭的桌子》、《密切里查太太》和《六只天鹅》等。”<sup>[6]〔36〕</sup>格林童话中最为著名的童话之一《青蛙王子或名铁胸亨利》就来自维尔德家的讲述。维尔德家讲述的童话构成了初版《童话集》第1卷的多数篇幅。

第1卷还有许多童话是格林兄弟在哈森福路克家采录的。哈森福路克一家1793年从美因河流域的哈瑙搬到卡塞尔。他们与维尔德家关系亲密，同时也是格林兄弟的好朋友。哈森福路克是卡塞尔的一个高级政府官员，他的妻子是自17世纪为逃避宗教迫害移民至德国的法国胡格诺派的后裔，所以这个家庭有着浓郁的法国背景。他们阅读法文书籍，用法语对话，他家的三个女儿玛丽（1788—1856）、珍妮特（1791—1860）、艾米利（1800—1871）在法国文化的浸润下长大，这使她们为格林兄弟讲述的童话大多是渊源于法国的民间童话。从她们这里记录的童话故事有《白雪公主》、《小红帽》、《玫瑰公主》、《小弟弟和小姐姐》、《没有手的女孩》、《穿靴子的猫》等，其中《小红帽》、《玫瑰公主》和《穿靴子的猫》均在法国17世纪裴奥特（1628—1703）的民间童话集《旧时故事和童话与寓言》（1697）<sup>②</sup>中有相类似的故事，可见格林童话所受到的法国民间童话的影响。

住在卡塞尔近郊的约翰·弗雷德利希·克劳瑟是一位退役的龙骑兵下级军官，他对格林兄弟讲述了《背囊、帽子和号角》等一些“真正士兵的童话”。另外，牧师的女儿弗里德里克·曼奈尔、布伦塔诺的妹妹鲁多维珂·鞠蒂斯、维尔德家庭的女仆人老玛丽亚、萨维尼家的保姆，还有名字未知的“马尔堡说书女人”，她们都为《童话集》第1卷提供了不少故事。

① 本文所引用的格林童话篇目名称均统一取自杨武能、杨悦译《格林童话全集》（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

② Les Histoires ou contes du tempspasse 英译为 Mother Goose Tales（《鹅妈妈的故事》）。

1812年,经过6年的劳动,格林兄弟的童话集终于成型,在阿尔尼姆的帮助和联系下,格林兄弟把手稿寄给了柏林的一家出版机构埃美尔(Reimer)。圣诞节前不久,《儿童和家庭童话集》第1卷出版,收录了共计86篇童话。格林兄弟怀着感谢的心情将此书赠送给阿尔尼姆以及萨维尼,以作为他们的孩子的一份特别的圣诞礼物。

格林兄弟在这本童话集的序言里用充满诗意的语言阐述了他们所收集的童话的意义:

“在我们动手搞过去许多世纪的德国诗歌财富时看到,在这一巨大的财富当中,任何东西也没有保留下来,甚至都忘记了它们,而留下来的只有民歌和这些朴素的家庭童话。炉子后边的地方,厨房里的平台,阁楼的楼梯,保留下来的节日,沉静的草地和原野,而首先首清醒的想象力,正好就像一排排篱笆,它们保护了那些民歌和童话,并且把它们一代代传下去……搜集和记录这些童话的时候到了,因为能够遇到那些既晓得童话而且也还没有忘记它们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些作品里的内容充满了无比的纯洁性……它们这种朴素的、使我们感到亲切的性质或多或少地蕴藏着难以描述的诱惑力……”<sup>[6](40)</sup>

格林兄弟深信,他们出版的这本童话集是“一本珍贵而又有趣的书,……这些古代的童话对于整个诗歌史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sup>[6](39)</sup>

本着这一信念,在《童话集》第1卷问世之后,格林兄弟很快开始第2卷的收集工作。故事收集的范围扩大到了威斯特伐利亚以及马尔堡等地,讲述者不再是以中、上流社会的年轻小姐为中心,“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多了一位真正来自下层社会的多萝西娅·菲曼”<sup>[7](59)</sup>

多萝西娅·菲曼(1755—1815)是一个乡村裁缝的妻子,住在卡塞尔附近的尼杰尔茨维恩村。她在少女时代时,家里经营着一家客栈,她听着来来往往的车夫、手艺人、士兵等各色人所讲的故事长大,积累了一肚子的童话。格林兄弟遇到她时,她已是一个50多岁的饱经风霜的老妇人。菲曼不仅是一个“故事宝库”,还是个说故事高手。威廉·格林在《童话集》1815年初版第2卷的序言中这样描述道:

“许多古老的故事她都记得很牢,讲起故事来平静、坚定而又异常生动,并且兴致勃勃;第一遍她讲得很流畅,如果要求她的话,她就接着再慢慢重复一遍,因此,有的故事在重讲的时候,可以跟着她记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可以逐字逐句记下来,因此记下来的东西不会在真实性上引起怀疑。如果有人认为:在转述故事的时候,有些歪曲是不可避免的,这些故事都是讲故事人随便记下来的,因此,一般来说,故事的生命是不可能很长的。那么他不妨听一听,她在重述讲过的故事时是多么准确,她多么认真地注意着故事的准确性;在重述时,她一个字也不改变,如果发现错了,她自己马上停下,把错误纠正过来。我们可以这样想象:那些世代代把固定不变的生活方式传下来的人们,在转述故事和传说时,与我们这些喜欢反复变化的人相比,更忠于转述的准确性。正因为如此,像多次所证明的那样,这些传说在结构上是无可指责的,在内容上也使我们感到亲切。”<sup>[6](50)</sup>

格林兄弟对菲曼讲述的童话故事真实性非常信任,因此在以后的版本中,对她口述的童话几乎再没做过改动,如《牧鹅姑娘》的故事,她被格林兄弟称为“理想的民间童话讲述者”。《童话集》第2卷里收录了近30篇她讲述的“黑森的童话”,其中有我们熟悉的《灰姑娘》、《三根羽毛》、《聪明的农家女》、《魔鬼的三根金发》、《森林中的三个小人儿》等。菲曼1815年在贫困的生活中离世,没有来得及看到《童话集》第2卷的出版,但她的童话财富却借由格林兄弟之手永远保存下来了。为感谢她对《童话集》的巨大贡献,格林兄弟特地邀请他们的画家弟弟路德维希·格林(Ludwig Grimm 1790~1863)为菲曼画了一幅铜版画肖像,置于1815年初版第2卷的卷首。

除黑森外,威斯特伐利亚地区是为《童话集》第2卷提供材料的“第二个源泉”。在开始准备第2卷《童话集》后,威廉·格林很快想到了威斯特伐利亚的哈克森豪瑟一家。哈克森豪瑟是祖籍帕特博恩的男爵,住在伯肯多尔村。他们家与格林兄弟志趣相投,痴迷于德国民间文化,很早就开始搜集威斯特伐利亚一带的民歌民谣。威廉·格林1811年在伯肯多尔村居住时,就同男爵全家建立了友谊,这种友谊保持了整个一生。哈克森豪瑟家知道的民歌和故事很多,他们也一直积极地为格林兄弟搜集记录当地流传的童话、传说、轶事等。1813年,威廉·格林专程来到伯肯多尔村拜访哈克森豪瑟一家,记录他们用当地方言讲述的故事。讲述故事的除哈克森豪瑟家的姑娘们外,还有他家的裁缝和佣人等。哈克森豪瑟家的亲戚、来这里做客的詹妮·冯·德罗斯特-惠尔斯霍夫(1795~1859)男爵夫人及其

两个女儿也提供了不少来自闵斯特尔的童话故事，进一步充实了第2卷的内容。在威廉离开后，伯肯多尔村的朋友们又给威廉寄来了越来越多的材料，仅奥古斯特·冯·哈克森豪瑟（1792~1866）就前后多次寄给威廉童话和民歌。收入《童话集》第2卷的来自哈克森豪瑟家的童话有《森林中的老婆子》、《羊羔和小鱼》、《两个国王的孩子》、《六个仆人》、《活命水》、《白新娘和黑新娘》、《乌鸦》、《玻璃瓶中的妖怪》、《大拇指儿漫游记》等。

住在马尔堡近郊的神学家和日耳曼学家费迪南德·瑟伯特（1791~1847）是个狂热的民间故事收集者，他将自己收集来的童话故事寄给了格林兄弟。第2卷中《傻大胆学害怕》、《聪明的小裁缝》、《三兄弟》等故事就是来自他的收集。

所以说，编入第2卷的童话中，有许多并不是格林兄弟本人，而是他们的朋友们搜集和记录下来的。对于这些资料的可靠性，格林兄弟毫不怀疑。

1814年秋，《童话集》第2卷依然交付柏林的埃美尔出版，1815年1月正式面世，收录了共计70篇童话。威廉·格林为本书所作的序言中，再次阐述了他们搜集出版《童话集》的目的：保留古代人民的诗歌遗产，向成年和青年读者介绍这份遗产。

### 三、不为人知的格林童话

威廉·格林之子赫尔曼·格林（Herman Grimm 1828~1901）在其所撰的格林兄弟的创作回忆录里写道：“现在大部分人不是作为孩子来欣赏格林兄弟的童话，而是在考虑它的产生，于是在他们的意识里就产生了一种概念，好像这是根据民间流传的故事一字不差得记录下来的。因此，如果格林兄弟不超过后代搜集者的话，那么后者就能够以完全同样的成就把这‘民间的财产’据为己有。童话以格林兄弟献给人民的那种形式重新成为人民的财富，这只是由于他们献出这些童话之故。它们在格林兄弟校订之前不是这种样子的。”<sup>[6](39)</sup>

格林兄弟之于格林童话的作用绝非仅仅为搜集和记录，虽然这本身已是巨大的劳动。格林童话中的传说故事，从民间口头上或档案馆的故纸堆中到出版成书，经历了格林兄弟点石成金般的整理加工。

忠于故事原貌的再现曾是格林兄弟理想中的编写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面临诸多困难。他们所搜集的童话来源于不同地域、不同的讲述者，所以这些童话在语言的色彩、风格和语调等方面各不相同，这使他们必须进行某些修改，以使《童话集》的形式和风格取得一定的统一。例如在收集的童话中，有相当数量的故事是由当地民间方言讲述的，为促进故事的推广普及，格林兄弟便使用标准化的德语书面语对其中的绝大部分故事进行了转写。据有研究者统计，在220个格林童话故事中，只有大概25个故事保留了他们原始的讲述语言，其中有16个使用了低地德语，8个使用了高地德语。<sup>[8]</sup>在他们搜集的故事中还有许多素材相似却以不同形式流传的异文，他们在整理时，就对故事异文进行合并改写处理，例如《布来梅市的乐师》、《画眉嘴国王》、《没有手的女孩》等故事，都是多个异文合并而成的。这些民间童话出版成书，由口头语言转向书面语言时，格林兄弟还对它们进行了文字语句的修饰润色，以保证阅读的顺畅。

格林兄弟搜集、发表这些民间童话，并不企图逐字逐句、机械照搬原材料。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保存所记下来的民间童话故事的本真性特征并把它们的意义和精神表达出来。他们一方面遵循忠实记录的原则，谨慎对待民间口头创作，保留故事的内容、主旨，情节发展的方式和方向，尽力保持童话的原始风貌，保留这些民间故事最天然质朴的一面，“我们力图保持童话的本来的全部纯洁性，其中的任何一个情节既没有捏造，没有渲染，也没有改变，因为我们力图避免对于本来就很丰富的情节根据任何类推法和想当然进行充实的企图。”<sup>[6](39)</sup>另一方面格林兄弟又对于从不同的叙述人和记录者那里所得来的全部故事进行校订和语言修辞方面的修饰，以便保持统一的童话体裁、语言风格以及和谐的韵味，但决不做过多的文学加工。最终，格林童话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好像所有的故事都是由一个叙述者讲述的——以一种简单朴素而又生动活泼的民间口头语言的叙述风格。

格林童话以格林兄弟所赋予它们的语言形式把德国古老的民间创作保存下来，并传遍世界。《格林兄弟传》的作者、德国学者盖斯特涅尔这样评价道：“格林兄弟在童话集第一卷的卷头所写的‘格林兄弟搜集’几个字，是过于谦虚了。正是由于格林兄弟的加工，他们所搜集来的资料——粗糙的矿石，才得到了提炼并融化成了有永久价值的黄金。”<sup>[6](39)</sup>

格林兄弟不是第一个搜集整理民间童话的人，格林童话也不是最早出版的民间童话集，但格林童话所

开创的对民间童话的整理研究方法及其所具有的学术性价值,却是其他同类作品所无法比拟的。早在格林童话问世前一百多年,法国著名童话诗人裴奥特就已开始搜集和创作民间童话,他于1697年出版的《旧时故事和童话与寓言》在18世纪流传了整个欧洲。在德国18世纪下半叶,早于格林童话产生之前,一些诗人在赫尔德尔“重构德意志民族文化,再造日耳曼民族精神”的召唤下,开始收集德国的民间童话,出版了一批童话集,其中最有名的是穆索斯(1735—1787)的8卷《德国民间童话集》(1782—1786)。此外,德国耶拿派浪漫主义大师蒂克(1773—1853)也著有3卷民间童话集,并开创了童话小说的新体裁。与格林兄弟关系密切的布伦塔诺则对民间童话的收集和创作保持着长期的兴趣。

在收集民间童话过程中,格林兄弟对这些先驱者们整理民间童话的方法提出了批驳。他们反对像裴奥特那样,对童话进行大量文学加工,也不赞成如穆索斯所做的,只把收集来的口传故事当成素材,运用自己的想象力进行再创作。对于蒂克和布伦塔诺的做法——根据艺术任务随意改变童话情节、歪曲童话的主题,他们也不认同。格林兄弟认为,这些对待民间童话的方法破坏了素材的原始面貌,失去了民间童话最为珍贵的本真性。

正是因为格林兄弟始终把忠实于原始素材作为整理民间童话的首要原则,使他们的《童话集》在民间童话的保存上超越了前者,很好完成了传承德国民间文化遗产的任务,格林童话也从而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文化意义。

与以往出版的民间童话集相比,格林兄弟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在两卷《童话集》的前面,都有一篇对童话故事搜集、记录整理过程与方法作出详细说明的序言,后面则又都附有一个长达数百页的学术性注释。在注释中,格林兄弟对每一篇童话都作出细致的考证研究,一一注明故事来源,而且他们还会对相同类型的故事进行童话的比较研究,“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像格林兄弟那样,对那些简单的童话故事作那么多注释和说明,也没有人像他们那样,对不同地区、民族和语言中流传的故事轶文加以比较和分析。”<sup>[9]</sup>因此,《儿童与家庭童话集》可以看作是现代童话研究的开始,格林兄弟也被视作奠定了现代童话研究以及比较童话研究学科的基础,“格林兄弟的功绩不仅仅在于他们对古老的童话进行了搜集,并以优美的形式把它们固定了下来,而且还在于他们成了科学领域奠基人之一。”<sup>[6](61)</sup>

格林童话还有一个常见的代称“KHM”。“KHM”是《儿童与家庭童话集》德文名 Kinder- und Hausm?rchen 的缩写,格林兄弟以“KHM××”的形式为《童话集》里所收的每一篇童话都做了一个编号,如“KHM21”即《童话集》里的第21篇童话《灰姑娘》。他们在所有的《童话集》版本之中都使用了这种编号。这种做法以别具一格的方式体现出格林兄弟编写《童话集》极其严谨的学术态度,也非常鲜明地反映出格林童话各版本童话篇目的增删情况。

至于为什么命名为《儿童与家庭童话集》,格林兄弟这样说道,童话主要是讲给孩子们听的,“使最初的信念和心灵的力量在他们纯洁而又温柔的世界里萌芽和成长”,<sup>[6](61)</sup>又由于用于家庭,并且产生了影响,所以称之为《儿童与家庭童话集》。

如今,这部童话集早已超越了儿童与家庭的领域,在世界范围内,包括成年人在内的人们都在阅读着它和喜爱着它。

## 参考文献:

- [1] [德] 爱克曼辑录. 歌德谈话录 [M]. 朱光潜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176
- [2] 伍红玉. 经典的误读与再读: 对世界文化遗产“格林童话”的历史文化解析 [J], 文化遗产, 2008 (2).
- [3] [丹麦] 勃兰兑斯.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 德国的浪漫派 [M]. 刘半九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235.
- [4] Heinz Rallecke Die Marchen der Brüder Grimm [M]. München, Zürich: Artemis Verlag, 1986: 29.
- [5] Hermann Gerstner. Brüder Grimm in selbstzeugen und Bilddokumenten [M].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Reinbek bei Hamburg, 1984: 38
- [6] [德] 格·盖斯特涅尔. 格林兄弟传 [M]. 刘逢祺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5: 34.
- [7] 彭懿. 格林童话的产生及其版本演变研究 [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08: 59.
- [8] [德] 白瑞斯. 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学术研究对象的格林童话 [J]. 何少波译, 文化遗产, 2010 (4).
- [9] 伍红玉. 格林童话的版本演变及近代中译 [J], 德国研究, 2006 (4).